

喜见澄衷文脉续

钱平雷

开发北外滩，是近来的热门话题。前些日子在阅读《新民晚报》时，看到一则消息，《虹口区北外滩街道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公众参与草案)》公示。那里让我牵挂挂肚的，就是我的中学母校——澄衷中学了。那是上海滩著名历史人士叶澄衷在1900年建成的第一所由中国人士自己按照现代教育模式的学校，至今已有120年的历史。

叶澄衷，老一代上海人都知道他原是一个在黄浦江上划舢板的船夫，由于诚信的品质，把一位外国商人遗忘在船上的皮包归还，而得到了失主的帮助，由此踏入商界，成为“宁波帮”的领军人物。他把一部分的资产用作开办“澄衷蒙学堂”，即澄衷中学的前身。人们可能并不清楚，叶澄衷还是北外滩开发先驱的重要人物之一。

外白渡桥当年的位置上有一座木桥，叫威尔斯桥，风吹雨打朽烂了，要重建，但工部局钱不够，叶澄衷主动捐献2000两银子，占投资的1/3。这新桥建成了，而且华人过桥不再付费，于是博得“白渡桥”的美名。此前叶澄衷在桥的北堍，也就是如今的北外滩，用4万两银子购进400亩地，后来这块地暴涨到100万两，他在唐山路、华德路(长治路、长阳路)、提篮桥、舟山路、杨树浦路等沿线的许多石库门房子和工业建筑，包括澄衷蒙学堂，也是叶氏房产开发的一个“配套项目”，就这样在如今的北外滩地区建立起来了。这所学校曾经走出过诸如蔡元培、胡适、竺可桢等著名历史人物。学校所培养的数以万计的学子，也都成了各行各业的有用之才。其校舍与近在咫尺的提篮桥地区诸如上海庙等其他文化建筑共同组成了北外滩历史不可或缺的文脉。

看公示示意图中，澄衷中学部位涂的颜色是商业地块，难道澄衷中学也要“搬家”啦?我们这些学子向规划部门提出了“北外滩不能没有澄衷文脉”的意见。得到规划部门的答复：除了由于澄衷中学的原址是本次规划的核心地块，必须搬迁外，其他我们所提到的问题，都得到了令人放心的回答。新址仍旧在北外滩的范围内，离原址只有几百米远，面积还大了1公顷；新址位于规划的提篮桥历史文化片区内；保留世英堂等历史建筑，并赋予相应的文化功能，展示北外滩和澄衷中学的历史，让澄衷中学的发展历史和文脉得到保护和延续。规划者如此精准的处置令人赞叹。我们这些曾经的学子们的担心也就烟消云散了。

热盼一个更加美好的北外滩!

“读书窗”

严国庆

晚上，我坐在书房，望见邻家的灯光。黄澄澄的灯晕，独自在夜色里划出一团团弧线。我挺了挺脖子，用眼睛拨开那些弧线细看，能依稀看见邻家窗前男孩的脸蛋。

这个春天，我与男孩几乎每天可以这样“相见”。偶尔，我望见天蓝色上衣的男孩倚窗而立，估摸着有一米三四身高，他是不是又一堂“网课”上好了?有时，我站起来望窗外，发现台灯光里那个小脑袋好一会儿工夫摆着个姿势，想知道他学到哪儿了。抑或，我听闻男孩的窗口飘出歌声，很快的节拍，很萌的词曲，只是我还叫不上歌的名字。

窗前的灯，窗里的人。那是读书的人，那是读书的灯。人与灯，因为有书，相互照亮。

男孩的寒假很长，蹉过冬日盼得春暖。窗里面，就是他一个人的课堂。他是学生，病魔之中他也是自己的班长。虽则不在校园，老师却每天会准时来到他的眼前。久违了的同学同伴，一定充满了想念，预备着跑进春的田野里……经历了这样的“课”，想必他会收获自己的成长，孩子懂得更多，世界也会更可爱。因为男孩读书的灯光，我日日相见的书房似乎知味了不少。我们读的书不一样，但相伴的文字是一样的。我要恳请文字的温暖与春风相随，带上我的问候，吹进孩子的窗口。

我的书房与男孩的窗之间，可见树木的身躯和自由伸展的手臂。我希望他也身心舒展、快乐自在，有时闲兴致勃勃地看看树，看看窗外新绿上的风影，以及小鸟“叽叽喳喳”的跳跃。我希望孩子手边的书是一扇更大的窗，那里有长江长城、黄山黄河，有沙漠驼峰、海豚白鹭，有苦难疾患、幸福安康……

窗前有风拂过。想及唐代诗人武元衡的《春日偶作》，里面有一句“春风吹到读书窗”。我此时读来，好像有了新的领悟：为什么一首诗作能跨越千年、流传至今;为什么一代代长于金石篆书的读书人，喜用“春风吹到读书窗”七个字篆刻成闲章，或缀饰书画，或寄情自赏。更有想象力充沛的书法篆刻家，选一枚端正正正的石章，把这诗句刻成窗的样子;蘸了红泥捻于纸上，如镂空的木窗……诗因章显，章因诗美。

读书，窗前，春风。那意境真是好得很!

眼前邻家的“读书窗”，是这个非同寻常的春天进入我生活的美。古诗、篆刻里的“读书窗”，是洋溢在艺术形态里的美。今古之美，读书之味，不就深深交融于此时此刻?

今年4月22日列宁诞辰150周年，有朋友聊起几乎家喻户晓的前苏联经典影片《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能从头到底背出来的”影迷，发现同样台词“彼得堡”中“堡”的读音，两片读法不一：由东北电影制片厂译制的《列宁在十月》发“bǔ”，而由上海电影制片厂配音的《列宁在1918》则发“bào”。那么，究竟应发“bǔ”还是“bào”呢?

窃以为，与汉字“堡”对应的俄文音节中的元音“y”，发近似“乌”的声音。据此，若全音译，元音“y”与前面的辅音所组成的音节，被译为汉字“堡”的读音应发“bǔ”;如“彼得堡”前两字音译而后一字意译，“堡”发“bào”音似乎也有一定道理。但《地名翻译规则》明确规定，外国地名译成汉语，“应多采用音译原则，慎用意译或者谐音译法。”所以，“彼得堡”中“堡”的读音，按照音译规则，在多音字“堡”(“bù”“bào”“pù”)的三种读音中，规范的读法或许应该是“bǔ”。

彼得堡怎么念

张高炜

立夏是夏天的嫩芽。立夏长着长着，就变成热烈火爆的夏天了。

立夏有三候，一候蝼蛄鸣，二候蚯蚓出，三候王瓜生。可是，这些都是乡下事物，城市人一般很难觉察到。但，你若留心的话，会发现，城市其实也有自己的立夏物候。在杭州，那就是樱桃红、豌豆青、蔷薇粉、枇杷黄、樟花浓……日子用心过了，就别有一番滋味。不必非得怀古，不必非得去远方。

通常，立夏前几天，就有人开始煮立夏蛋了，煮好后，用彩色络子装着，给小孩提着玩。有些幼儿园，为传承节日文化，会在立夏这天举行扭蛋比赛，即每个人的立夏蛋，都拿来一对顶，最后胜的那只蛋，尊为蛋王。

立夏蛋用茶叶末煮，蛋壳颜色会很漂亮，而且吃时蛋清有茶香。不过，蛋王的主人一般是舍不得吃他的蛋的，那是他的荣耀。

立夏这天，巧手的长辈们还会给小孩子准备立夏狗。过去，江南人认为五月为毒月，易生病，便用糯米粉掺晚米粉捏立夏狗给孩子们吃，希望他们能像狗一样皮实，活泼，健康。所谓“吃了立夏狗，东西南北走”。塘栖的立夏狗很有名，我每次见到，都会买上两个吃吃，皮实嘛!

立夏时节，江南的婆婆们常会给家人做乌米饭，这是真正的立夏饭。乌米饭，其实就是南烛叶的汁水煮出来的糯米饭。南烛为杜鹃花科植物，枝叶有止泄除睡，强筋益气的作用。过了立夏，人常会困倦无力，吃了乌米饭，精神力气都大增，然后好着手准备接下来的蚕事了。虽然现在很多人都不养蚕了，但精神头还是要有的，

所以，继续吃乌米饭。乌米饭香味奇特，吃时，撒上白糖，香甜软糯，很是可口。我也想入乡随俗学做乌米饭，无奈不识南烛叶，更不知去向何处采。无奈之下，只得继续去煮我的豌豆糯米饭了。

所有的立夏食物中，我最拿手的是豌豆糯米饭。头年冬月里腌制的腊肉或腊肠，拿来切丁，配以新鲜的蚕豆或豌豆，老味新味，叠在一起，别有一番滋味。此外，再配些香菇、胡萝卜、笋干丁，好吃又好看五彩糯米饭就成了。

去年立夏，女友阿梦看过我做的糯米饭后，与我商议，明年咱去偷些吃吃可好。我立马答应，她哈哈大笑。江南立夏有烧野饭的习俗，烧野饭，即野炊，是野外的诱惑。立夏时节，田野绿到了最浓，最顶峰。在这团团浓绿中，点缀着同样高饱和度的蔷薇、石榴花、枇杷、樱桃等。干脆，住田野里算了。住田野里饿了咋办?而且太贪玩又会挨揍……不管了，挨家挨户讨些米粮，背上锅子，去野外吧。

野外的田间地头，有现成的豌豆、蚕豆，偷一些。再去竹林掘几根笋，溪水里洗净，用刀子削了，一起放进锅里，与米同煮。此时的偷野食，是不会被骂的，那是人与植物之间的一场狂欢。野罢回村，村头已支起了大秤。立夏称人，亦是习俗一种。关于其由来，本是有传说故事的，但我更喜欢独自猜测与想象。我想象着，那些少年，野外疯过后，想起功课还没做，灰溜溜地往家走……爸妈呢，舍不得骂你贪玩，甚至连揭穿你都不肯，但是呢，又怕饿着你，怎么办?抬出杆秤候在村口，找个借口



去年今日广场中

傅光达

七夕会

傅光达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意大利不幸一度成为重灾区。看新闻，好几次看到罗马西班牙广场空寂落寞的场景，不由得回想起去年今日在当地游览的热闹场面。我是去年春上去的。一部《罗马假日》，让这里游人如织。用手机拍照时，邂逅了一群罗马女孩，她们热情奔放地在我面前摆pose，让我拍。等照好相，她们却向我伸手要钱。我第一感觉是，莫非遇上了骗子?经过交流，才知道她们是一群中学生，正在为学校开展一次社会实习公益募捐活动。她们表示，一元钱也行。原来如此，我笑着给了她们2欧元，她们鞠躬道谢，高高兴兴地上了广场台阶。

匆匆一年，我以为我会淡忘罗马。如今，它却又频频浮上心头，还有我拍的这些可爱的罗马女孩们。她们可安好?这才深切体会到“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是，我还记得在广场旁的街上，有个当地老艺人(看年龄已有70岁)不停地演奏着小提琴曲，由于好闻，我竟在那里盘桓了整整一个下午。愿你们都无恙。愿天下人皆安好。

摄影

傅光达

原野牧歌

徐梦嘉 文/图

《原野牧歌》是一首赞美草原生活的怀旧老歌。笔者藉钩沉歌名四字，吟咏古老的中华汉字。

原，有两个完全不同初义。一、泉是原(巛)的本字。甲文泉是岩隙泉眼中涌出涓涓细流形。有的甲文构形在泉眼的水流中加了“T”(即下)与水滴(图一)，有的甲文构形泉眼中都是水滴，初义都是泉水从山间的洞穴向山下流出。金文泉再加表示山体的“厂”造出“原”，进一步说明水之源在山中。后来“原”的水源义，小篆添水部造“源”代替。山间泉水为溪水河川之源，故原又是源的本字，旧时原和源通用，《说文》：“源，水，泉本也。从水，原声。”《说文》作者许慎不了解原就是水之“源”的初文，误认为原仅为声部。原(源)，也引申表示某个时间起始与事物本来面貌。二、原指宽广平坦的地方，平原、高原、草原、田原，此意的原(塥)初字

认定的仅是野之声符，如《说文》：“野，郊外也。从里，予声。”甲文“予”是连着丝线的上下两个织布梭子交接穿行的样子，引申义为通过。小篆“野”，是土加田合成“里”联手“予”构成(正体衮裘里予配)，从金文小篆看，野是从田园到山林间的通行过渡地带。《尔雅·释地》具体界定古时郊牧野林垌的地理位置：“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林外谓之垌。”牧，牧区;垌(有版本作塥)，田地。

野(图四)，是手持鞭子赶牛形状，分别添“辵、止、辵”的牧，表示在途中驱牛。甲文还有从马、羊的牧，并有多达四个羊字的牧等，错落排开庐列这些牧字，呈现的是生机勃勃的牧区景象。

歌(謠)，《说文》：“歌，咏也。从欠，哥声。謠，歌或从言。”歌的哥不唯是声部，还是表形义的主字根，歌、謠的本字。口“巧”搭档的可(甲文，图五)又是哥的初文，与我在《水之新解》一文中将河之“可”形新解为殷墟旁河支流的字理二致，属同形异源。“巧”历来指斤斧类劳动工具，加口示意劳动时喊出如歌般的号子。小篆

“遘”字根在金文承袭过程中有所讹变。遘的正确构形：辵(辵)，甲文是行(四通的大道)与止(趾，即脚)的组合，表示行走等态势;辵边“备”形与箭筒中放着箭，备用的備(简体备)无关，是欠(止，脚趾向下)和田组出，表示脚踏入田地。彖(小篆彖误为彖)，彖与家同，皆野猪形，彖加“彖”突显威猛猪头。如此拆析了字根，我们就可以综合起来释读来解许慎之感：农人在田间走动，野猪在原野奔跑。“辵”的植入，更平添人与野猪在遘字中动感，喻示“遘”的广袤。由于此遘构形繁复，后借无高原义的“原”替代。

野(彖、塥)，甲文(图三)是林与土(野之“土”，亦有认为是远古生殖崇拜物石祖)组合，野外土地树林多。金文起野字加予，予字并非历来一些学者



图一 原(甲文) 图二 遘(金文) 图三 野(甲文) 图四 牧(甲文) 图五 可(甲文) 图六 欠(甲文)